

第一章

倔犟小草——申凤梅苦难童年(一)

(接上期)

从中原古都许昌沿京广铁路南行,不过30公里便可来到临颖县城。在距离临颖县城东北20余公里处,坐落着涂庄小村,村庄西头便是申文学家。1927年1月14日下午,申文学夫妇又得了一个女儿。

女儿的到来并没有为申文学夫妇带来欢笑,相反,带来的却是椎心刺骨的痛楚。当时,申文学的妻子已经生过五个儿女,由于生活穷苦,二儿子申庆安已被饿死。小女儿申秀娥出生不久,遭遇土匪进村抢劫,家里人没顾上抱她逃走,她竟被饿狗活活咬死吃掉。五个子女虽然只剩下三个,但一家五口尚且填不饱肚子,这个孩子的到来,岂不是更给苦难的家境雪上加霜!

外边的暴雪一个劲儿地下着,凛冽的东北风一个劲儿地刮着,申文学夫妇守着这个刚刚出生的女儿,哭了一个下午又哭了一夜,在抱怨女儿生错了家门后,为了给女儿讨一条活路,天亮后还是选了一条无奈的路子。申文学找来一个破荆条筐子,在筐里铺上一层破麦草,也不顾妻子哭叫,硬是抱起刚出生的女儿放进筐里,狠狠心扛起筐子,冲出家门,冲向了野外的风雪之中。

大雪已经一连下了三天,地上的雪铺了半尺来厚,仍是不见丝毫停止的迹象。寒风借着雪势,在雪原上呼呼地咆哮着,割得人脸生疼。无奈中的申文学毫无回头之意,一个劲儿地向村北的雪地去。他知道,距村子一里许,有一个十字路口,平日里来往的行人较多,他心想把女儿放在那里,好让女儿快些被人捡去,不被冻死保条命。

申文学顶着风雪来到十字路口,看看四周无人,便把哭叫中的女儿连同筐子放在了雪地上。他既为自己开脱,也是为女儿祈祷,说:“女儿,你不要怪爹,爹这是为你找一条活路,爹实在养活不了你。女儿命大,你会遇到好人家的!”申文学如此说完,一咬牙便扭头向村中走去,再也不顾身后女儿“呱——哇,呱——哇”的高亢倔犟的啼哭之声。

申文学风雪中扔完女儿匆匆赶回家中,恰好碰上东院的邻居赵大娘来到他家,看望他产后的妻子和新生的

婴儿。赵大娘见到申文学双眼红肿脸色不对,进屋又见其妻更是双眼红肿啜泣不止,随后巡视一遍不见屋内有新生的婴儿,饱经世事的赵大娘便察知了申家发生的一切,因为她太清楚申家的根底了。于是她急忙询问申文学夫妇,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,孩子去了哪里。

申家夫妇被问,无奈,只有如实告诉了赵大娘一切。好心的赵大娘闻听又气又急,她怕耽搁时间长外面的风雪冻死了扔弃的婴儿,便一边口中严厉地训斥着申家夫妻,一边冲出院门冲进风雪中,向村北急匆匆寻找被丢弃的婴儿。

赵大娘出村不远,凛冽的东北风中便传来了婴儿的哭叫之声。赵大娘闻听心喜,因为婴儿未被冻死,遂急忙加快脚步,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没过脚踝的大雪,来到了村北十字路口婴儿所在处。赵大娘看到放在雪地上荆条筐中的婴儿,虽然小脸小手冻得通红,但双手紧握伸向空中,仿佛是在向着高天倔犟地进行命运抗争!

赵大娘见之心中既喜却又心疼,她心喜孩子没被冻死,她心疼冻着了孩子。于是她解开自己的棉袄大襟,抱起荆条筐中的孩子,放在了怀中,急忙返回申文学家,将婴儿放在了申妻身旁的被窝里,让申妻身贴婴儿给她取暖。赵大娘严厉斥骂申家夫妇不可再做如此傻事,再苦也要把孩子养大成人。

申家夫妇受到斥骂也觉应该,连连向赵大娘承认自己的不是,并向赵大娘保证,日后就是饿死,也要全家人死在一起。赵大娘这才停止了斥骂,要他夫妇为孩子起个名字。申文学沉思半天也没想好,倒是申妻想出了名字,说:“既然她爹想不出名字,孩子被她爹扛着扔了出去,干脆就叫扛妮好了。”申文学也无心给孩子起名,就随着答应下来。扛妮就这样有了名字,她就是后来的越调大师申凤梅。

扛妮是一个生性倔犟的姑娘,也多亏了她的这一性格,方使她倔犟地活了下来。你想啊,她刚出生一天,就被父亲用一个破荆条筐扛着,在寒冬腊月的风雪中走出一里多路,又被扔在了半尺厚的雪地上,那该多么冷啊!好在她倔犟地一个劲儿地哭,边哭还边挥动着稚嫩的双拳,伸着双腿。这哭的举动无疑使她使出了全身的力气,力气的使用又使她获得了丝丝暖意,方使她没被冻死,倔犟地活了下来。

民间流传有“穷人家的孩子命硬”之说,小扛妮正应了这句话,就像高寒山上石缝中迸出的一株瘦弱小草,任

凭风吹雨打,硬是顽强地向上生长。

命硬的扛妮就这样倔犟地活着,跟随全家人过着半年粮食半年野菜、有一顿没一顿的困苦日子,被饿得又黑又瘦。三年艰难的日子过去,第四年申妻又为扛妮生下一个妹妹。申文学更是无奈至极,遂取“多余”之意,给这个小姑娘取了个“多”的乳名。多,就是后来艺名为二梅的申秀梅。

多的出生,使本来就生计难以维持的申家日子更加艰难。转眼又熬过了三年。这一年天降灾害,田里庄稼欠收,申家一家七口更是缺少吃食。初冬之前家里没粮,野外还有树叶和野菜可以充饥,一家人日子还可以艰难挨过。进入深冬,田野里一切皆无,日子就难以维持了。申家三儿子申捧正长身子,因为没有吃的,很快就被活活饿死。

申文学看着被活活饿死的儿子,心疼之中深知再这样继续下去,家中没有吃的,剩下的一家六口很快就会被一个一个饿死。无奈中他与妻子商议,为救家人活命,把女儿申香送给人家当童养媳,换点粮食。申香离家前撕心裂肺哭嚎着不愿离去的悲惨情景,深深地割疼了全家人的心,当然更在小扛妮的心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

靠着用女儿申香换回的那点粮食,申家剩余的五口人得以艰难地度过了寒冬,活到了春季。饱经困苦的磨砺,7岁的小扛妮仿佛长成了大人般懂事。她除了尽力帮助母亲照顾好妹妹,还到地里去挖野菜,树上有花、有叶的时候,就爬到树上采摘,同时,尽力干好父母安排的活儿,少让父母操心。

扛妮仿佛天生就是受苦的命,她不仅干起活儿来像个野小子般麻利,而且长得也像个野小子一般,瘦小、干练,脸色稍显黝黑,肌肉结实有力。再加上她有天生胆大泼辣的倔犟性子,小童年纪便在村里赢得了“野小子”的昵称。

“野小子”扛妮做起事来,就是与一般女孩不同。一般女孩到田间挖野菜,不敢去人少偏僻的地方,更不敢到坟前或坟多的地方,扛妮却敢去。所以她总是到地里的时间比别人短,挖的野菜比别人多。上树摇榆钱、采槐花、摘树叶,她把小鞋一甩,往手心里吐口唾沫,咪溜咪溜就爬了上去。而且由于她年纪小身子轻,敢于往稍细的树枝上爬,那里大人去不了,她便可以捋到比大人还多的树叶、榆钱或槐花。

要说扛妮野,还因为她走亲戚或到同村小朋友家玩,一般都不走正门。她爱爬高喜跳墙,比她高的土院墙,她双手一扒脚下一蹿,或借树爬上去一

跃,就跳了过去。上树掏鸟蛋、下水捉水蛇,更是她的拿手好戏。水边的洞常常是水蛇出没的地方,一般男孩都吓得不敢靠近,她拿起棍子往洞里就掏。她还好打抱不平,有男孩欺负女孩,她上去就与男孩摔跤。她摔跤会使绊子,上前一使绊子,年龄比她大身材比她高的男孩,也常常被她摔倒。因此正在欺负女孩的男孩,见到扛妮来到就会迅速逃跑。

困苦中的父亲喜欢男孩性格的扛妮,母亲说扛妮生性太野,父亲却说在这混乱的世道生存,穷人家的闺女性格野一些也好,免得受人欺负。为此,申父干活儿时,不论是家里活儿还是地里活儿,只要是扛妮能干的,他总是带着她。那时申父常去扫碱土,他便总是带着扛妮,因为到了一个地方,扛妮总是比她大哥申庆义扫得还快还多。

申文学常去扫碱土是因为生活所需。那时中原大地战乱频繁,交通受阻,人们生活所用食盐便成了奇货。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,当地人只有扫些碱土熬制食盐。申文学为了一家人的生计,便加入了扫碱土制食盐的人群之中,再用食盐换回一些粮食。临颖一带地势低洼,盐碱地居多,所以碱土不少。扛妮跟随父亲去扫碱土,一扫就是几年时光。

在这期间,除了生活的困苦难熬,给扛妮心中留下痛苦记忆的事情,便是她的姐姐申香之死。申香去当童养媳之后,并没有与家中断掉联系。每当她在婆家忍受不住挨打痛苦之时,就找个理由哭着回到娘家,小住几天以求躲避。

当娘的听说女儿归来,心中当然难掩欢喜,但看到女儿被饿得面黄肌瘦,累得疲惫不堪,浑身脏得一塌糊涂,头发像一团乱麻,年龄看上去衰老了10岁,便忍不住抱着女儿痛哭不止。但是哭过一场,又万般无奈地劝说女儿道:“闺女,少住两天就回去吧,家里也没啥能让你吃。再说,你住长了,你婆家人也不愿意,又会前来找咱的麻烦。”

(未完待续)

申凤梅 评传

(选载)

作者 李亚东

策划 王彦涛 李建成